

◆ 家园小景

春风又绿江南岸

胡松本

宿松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,光照充足,雨量充沛,为油菜和小麦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油菜花在这温润的气候里热烈盛放,那灿烂的金黄,恰似给大地铺上了一床夺目的金色毛毯。每一朵油菜花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四片金黄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颤动,散发出淡淡的甜香。花丛间,蜜蜂嗡嗡忙碌,蝴蝶翩翩起舞,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图景,与周边的龙感湖、大官湖、黄湖等水域相映成趣。

小麦前些日子还稀稀疏疏,近日持续晴好的天气给小麦注入了生长的活力,它们一个劲儿地往上蹿。你静下心来,侧耳倾听,能捕捉到麦苗拔节时那细微而又充满力量的声音,这声音,满是生命的希望,让人满心欢喜。

在宿松,油菜通常采用栽种的方式。先将土地仔细平整,打成一个个小垌,再均匀地施上火粪灰,为油菜生长提供养分。选一个阴雨天,小心翼翼地把菜苗一棵一棵栽种下去。要是天公不作美,菜苗栽种后,就得人工浇水,直到原本萎靡的菜苗挺直了腰杆,才敢停下手中的活儿。油菜苗的成长跨越漫长的冬季,大冬天里,万物一片萧瑟,可油菜却在田里泛着淡淡的青绿,它不低调张扬,也不畏惧霜雪的侵袭,始终怀揣着生长的梦想,在严寒中默默地积攒力量。开春后,气温逐渐回暖,沉睡一冬的油菜甩开膀子,迅速抽出菜薹,紧接着迫不及待地开出花朵。

收割油菜,是一桩十足的累活。人们弓背弯腰,一棵一棵地收割。用力过大,身体吃不消;用力太小,镰刀割下去,很可能被反弹回来,稍不注意,锋利的镰刀就会割破手指,鲜血直流。

踩油菜籽同样让人头疼不已。必须等到艳阳高照,油菜荚被太阳晒得脆生生的,才适

合在田边找一块空地,铺上油布,仔细固定好四角,铺上一层油菜,接着就用脚踩。踩完,秸秆捋到一旁,重新铺上一层油菜,继续踩,如此循环往复。过程中,地上碎屑乱飞,等油菜全部踩完,不仅脊背上、耳朵里、鼻孔里都是被汗液濡染的灰尘,整个人也累得散了架。好多次我都劝父亲,油菜别种那么多了,实在太累人。父亲总不听,因为收获后的油菜籽,除了拿到油坊换油,还能出售一部分,这可是家里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,比种其他作物划算得多,父亲又怎么舍得轻易放弃呢?

随着时代的进步,这种原始的收割油菜的方法早被淘汰。如今,收割机轰隆隆开进农田,刚还直挺挺站立在田野里的油菜,全被收割机吞进肚子。这神奇的机器,吃进去的是油菜,吐出来的却是金灿灿的油菜籽,农民们再也不用遭受过去那种繁重的体力之苦。

小麦在宿松并非主要农作物,种植面积相对较少,一般种在山坡的旱地上。与油菜相比,种植小麦花费的体力要少得多。人们只需撒下种子,等麦苗长到一定高度,锄一次草,之后便任它自然生长。一般人家种小麦,也不指望靠它卖钱,所有的收成,都留着在端午的时候做小麦粿。端午节前夕,把小麦粉发酵,接着一勺一勺地摊到我们当地特有的粽叶上。第二天早上,再放进锅里,蒸出来的小麦粿香气四溢,又香又甜,这可是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传统美食。

几十年的时光匆匆流逝,尽管我早已远离农事,但我对宿松这片土地、对土地上生长的作物,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。看着眼前菜花金黄、麦苗青绿,走在这丰收在望的田野上,年少时的农事场景,一幕又一幕地在我眼前不断翻涌浮现。



春回大地

汤青 摄

◆ 逝者追忆

春日别

查晶芳

滴答,滴答。那夜,冷雨纷纷,整个世界笼罩在蒙蒙水雾里,任我如何睁大双眼,视线也穿不透那片浓郁的黯。教室内灯火通明,我端坐在讲台上,却根本无法像往常那样,心无旁骛地备课改作业。

一个多小时前,我突然看到朋友圈一文友发了行文字:素未谋面的王优老师,一路走好。瞬间,心跳像漏了一拍,脑中嗡地一声。王优?会是王优吗?不会,不会,不是同一个字!连忙颤抖着手点开文字下面的链接,发现她公众号里新更的文是个陌生的署名,再一看开头几行字,残存的侥幸彻底破灭了,是她爱人写的悼文。王优已于一周前的3月5日离世。

像铁锤击中了胸口,说不清是痛还是闷。嘴巴张了张,却终没有发出声音,因为感觉一开口就会哭出来。晚饭后,先生说话我一句没敢接,只默默地任眼眶湿了又湿。我与王优相识六年,虽未见面,却早是神交多年的朋友了。万万没想到,她会在这个春天永远离开。泪眼蒙胧中,往事一幕幕黑白画卷徐徐拉开。

和王优认识于2019年。最早在婺江文学群里看过她文章,文字清新灵动,细腻又深情,令我颇为惊艳;且于文后简介中得知,她也是教师,更有志同道合之感。起初也只是朋友圈互赞,不久后的一天,她给我发来消息:“查老师您好,不好意思,冒昧打扰了。我看您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,很是羡慕。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些邮箱?我也想试着投投稿。非常感谢!”语气礼貌又诚恳。我自然毫不犹豫地给了邮箱,并把她拉进了黄山文学群,叫她加主编后投稿。她连连称谢,还非要发个红包给我。几天后,《黄山日报》就发表了她的一篇散文。她很开心地把文章发给我看,再三感谢我“指点迷津”。

很快,她的文章就在全中国诸多报刊频频亮相。其发文数量远超过我,令我羡慕又佩服。这些年,只要在群里、圈里看到她的报刊发文信息,我都会拍图给她报喜,她对我亦然。我们互相鼓励,不时交流邮箱信息和写稿投稿心得。

她和我说话,次次称“您”。我说,我们年龄相仿,哪用如此客气。她发来可爱的表情包,笑而不改。绝大多数时候,她回我消息也都很及时。但凡超过了半个小时没回,她都会说明原因。只有一次,我问一个刊物的邮箱,她迟迟未复。第二天中午,我又看了下对话框,那边还是空白一片。不免生了猜疑:难道不屑于跟我来往了?但到了晚上,她接连给我发了好几段文字。说昨天正准备回我消息时,突然被学生拉着回答问题,因为先前已点开了我的对话框,不再有小点提示,后来就忘了,直到这会儿才猛然想起。实在对不起啊,查老师!她再三跟我道歉,语气极谦敬。

前年,我从她文字里发现她生病了,还去外地做过手术。问她,她只轻描淡写地说是的,一再感谢我牵挂问候,但只字不提病情。我还以为她字里行间挥之不去的忧伤,是病中多思和其固有的细腻文心所致,完全没想到她病得这么严重。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,最后一次是一个多月前,她发来我的上稿图片和祝福语。而今,言语犹在,人在何方?

此刻,细雨仍潇潇,故人已长辞。王优,这个春天的故事,因你的离去平添伤感。你走得太早,人生的册页刚刚打开了一半,就匆匆落下了句号。愿你在另一个世界无痛无忧,如你最后所写的那样,“去走更多的路,去爬更多的山,去更寂静的湖边漫步,像一条鱼,尾巴毫无顾忌地击打水面。”而此后,我的每一个春天,你都在。

◆ 乡风民俗

清明的思念

孙维国

清明,是踏青的季节,更是追思的日子。家家户户都会带上供品,拎着一束黄白相间的菊花,踏上那条通往亲人墓地的小路。

站在墓碑前,轻轻擦拭着碑上的字迹,仿佛是在拂去时间沉积的尘埃,让记忆重新变得清晰。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思念,在这静谧的氛围中,默默诉说着心中的话语。有人轻声低语,仿佛与地下的亲人进行一场温柔的交谈;有人沉默良久,只是静静地站着,让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

父亲的墓碑前,我轻轻地摆上一盘他生前最爱的糖果。小时候,他总会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递给我,笑着说:“吃糖就不会哭了。”可是今天,糖果还在,父亲慈祥的笑容却再也无法看到。我轻声念着他的名字,任

凭泪水混合着雨水滑落,仿佛这样,他就能听见我的思念。

清明的雨,总是下得细细密密,像一首无声的挽歌。它不像夏雨那般急促,也不像秋雨那般凄凉,而是带着一丝温润,轻轻地洒在大地上,让新生的草木更显青翠,使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清香。

小时候,父亲曾带我去给祖父上坟。回来的路上,我问父亲:“为什么清明节总是下雨?”父亲摸了摸我的头,笑着说:“因为天上的人也在想我们,他们怕我们忘了他们,所以落下雨滴,轻轻叮嘱我们。”年幼的我听得似懂非懂,如今在每一个清明时节,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回荡。

墓园旁的小溪,依旧潺潺流淌;山坡上的桃花,在细雨中轻轻摇曳。正如那些已经远去的亲人,他们的身影虽然不在了,但他们的精神和爱,却早已深深融入我们的血脉,化作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
收拾好思念,带着回忆启程,就像每一次送别,都会相信——离去的亲人,未曾真正离开,他们只是化作了春风,吹拂着我们的脸庞;化作了细雨,滋润着我们的心田;化作了满山遍野的春花,在另一个世界里,默默守望着我们,祝福我们。

